



Paul T. Scheuring

PRISONBREAK

自由之子 SEASON FOUR 越 獄

SEASON FOUR **越狱 第四季**
PRISON BREAK
【美】保罗·舒尔林 著 排雨寅 编译
自由之子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狱. 第四季, 自由之子 / (美) 舒尔林 (Scheuring, P. T.) 著; 绯雨宵编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1

书名原文: Prison Break

ISBN 978-7-5327-4948-5

I. 越... II. ①舒... ②绯...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1349 号

Paul T. Scheuring

PRISON BREAK

© 2009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9-654 号

越狱(第四季: 自由之子)

[美] 保罗·舒尔林/著 绯雨宵/编译

责任编辑/赵 平 美术设计/申祁颀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1020 1/16 印张 19.5 插页 11 字数 332,0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948-5/I·2774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T: 021-56474588

献 给

为自由与公正事业献身的人们

献 给

与公司帝国和金权主义不屈斗争的人们

献 给

所有中国《越狱》粉丝



目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与爱重逢	001
第 二 章	目标锡拉	014
第 三 章	六首魅影	025
第 四 章	天使之城	035
第 五 章	冤家路窄	045
第 六 章	鹰与天使	055
第 七 章	密室黑洞	066
第 八 章	魔女重生	077
第 九 章	狭路相逢	088
第 十 章	赌城艳遇	099
第 十 一 章	公路伏击	110
第 十 二 章	英雄末路	123
第 十 三 章	千钧一发	134
第 十 四 章	直捣黄龙	146
第 十 五 章	致命背叛	154
第 十 六 章	无间风云	165
第 十 七 章	分道扬镳	175
第 十 八 章	重获新生	184
第 十 九 章	人格重塑	196
第 二 十 章	母性本能	209
第 二 十 一 章	正面交锋	220
第 二 十 二 章	嫁祸于人	230
第 二 十 三 章	生死抉择	240
第 二 十 四 章	调虎离山	250
第 二 十 五 章	善恶有报	262
第 二 十 六 章	最后一越	275
第 二 十 七 章	追忆永恒	287
尾 声	自由之子	300

第一章 与爱重逢

2005年7月13日,下午16点30分,洛杉矶市,加利福尼亚州

幽暗的房间里,迈克尔·斯科菲尔德站在镜子前一丝不苟地穿上衬衫、系紧领带。从他深邃的目光里似乎可以察觉到一丝暴风雨到来前的征兆。

一个月前,他刚从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回到了美国。然而,巴拿马索纳监狱的那段梦魇般的回忆却并未留在异乡,它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迈克尔租住的公寓内,墙壁上贴满了各色便条纸,以及数张放大尺寸的人像照片,而在它们的背后,则是一幅巨大的洛杉矶城市地图。

此刻,迈克尔的目光落在了亚历山大·马洪的照片上,他是那个曾经负责追捕“狐狸河”越狱案的前联邦调查局探员。自从马洪随迈克尔一同从索纳越狱后,他便销声匿迹,不久前,他才和另两个人一同现身——

詹姆斯·惠斯勒 格雷琴·摩根

洛杉矶罗斯福酒店牛仔节餐会招贴

迈克尔刷地从信息纷繁的墙上扯下这对男女的照片。

时光仿佛又回到一个多月前的巴拿马人间地狱——索纳监狱。当时,格雷琴用侄子小林肯与萨拉的生命威逼迈克尔策划越狱,从而救出她的“公司”同伙——“渔夫”惠斯勒。

我遵守了承诺,但“他们”却……迈克尔的心中蹭地蹿起一股无名火焰。

他们——一群来自某个跨国秘密结社组织的成员,他们称组织为“公司”,而“公司”的垄断式影响力遍布全美政经、商贸等各个领域,并辐射世界各地。没有人了解“公司”的真实面貌,更没有人敢与它对抗,但迈克尔或许是个例外,因为他已经陷得太深了。

迈克尔走到桌前,在一张写满了字的信纸上签下姓名。与其说这是封信,不如说它是一份带有诀别意味的遗书,他似乎已经预知了某种最坏的可能。而这封信将在今天寄给他唯一的哥哥,远在巴拿马的林肯·巴罗斯。

桌面上,一朵饱经沧桑的纸玫瑰静静地躺在那里,宛如人形,这是侄子 LJ 交给他的萨拉最后的遗物——也是迈克尔在“狐狸河”送给萨拉·邓克莱蒂医生的生日礼物。

迈克尔缓缓将它放在手心里,脑海里随之闪过一丝轻微的震荡,那是一种针刺般的疼痛,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瞬,却刻骨铭心。

萨拉已经被他们……

这一刻,一股难以名状的怒火与悲意在迈克尔的胸中鼓噪不已。

一切都将在今天做个了断,为了那个曾经救过林肯并深爱着自己的善良女子——

萨拉,我会为你讨回公道!“他们”将血债血偿!

迈克尔默默发誓。

他猛地拉开窗帘，一街之隔的大楼便是他的复仇岛——罗斯福酒店。
猎人举起了望远镜，等待即将进入视野的猎物……

7月13日，下午17点05分，洛杉矶市，加利福尼亚州

“今晚拿到‘数据卡’后，立即将卡交给接头人，然后我们就撤离。”

“我们要把它交给谁？”

“‘公司’！‘公司’的接头人已经在那儿等我们了。你只要负责开好车，拿到卡后，载我们迅速离开就行。”

一辆黑色的高级房车里，身着黑色晚礼服的美艳女子用冷峻的声音布置着今晚的特殊行动。在她身旁，一名同样身着礼服的男子则脸色凝重，不发一语，看来他才是今晚的主角。

“不用担心，到时候，你们只要确保尽快出来就行。”司机语气沉稳，眼神老练，也非等闲。

“如果你能办成这件事，今晚就可以来我的房间……我绝不会拒绝你……”黑发碧眼的尤物凑到身旁男子的耳边，语气暧昧地低语道。

“确保我们能拿到报酬就行。”面色凝重的男子淡淡地应道。

前排的司机从后视镜上偷偷瞥了一下有些自以为是的浪笑女子。看来，格雷琴还蒙在鼓里——惠斯勒已经成功了一半，但关键是接下来的另一半，马洪暗想。

7月13日，下午17点55分，罗斯福酒店牛仔节餐会现场，洛杉矶市，加利福尼亚州

夜色渐沉，一年一度的罗斯福酒店牛仔节餐会将于晚上六点半正式开始。

惠斯勒与格雷琴来到餐厅后便彼此分开，惠斯勒独自一人走进了一间VIP包厢。

大厅里，一个神秘的白发男人自惠斯勒与格雷琴踏进酒店的那一刻起就盯上了他们。

而酒店外，一名与马洪一样形单影只、守候在车前的司机让马洪格外在意，看他的腰板和笔挺的站姿，多半是行伍出身，他一定是“公司”派来的接头人的保镖。

走进酒店包厢，两名西装革履的人早已在室内恭候惠斯勒多时。

一名宽额头且有些秃顶的男人是领头的，他迎了上去，与惠斯勒寒暄了几句，脸上似笑非笑，有些得意。

惠斯勒认得眼前的人，他叫杰森·利夫。几年前，他们曾在一次名为“铜斑蛇”的“公司”秘密行动中有过合作。

“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我都怀疑你是否还感兴趣？”惠斯勒一边说，一边暗暗观察杰森身后的另一个男人，杰森只带了一名保镖。

“当然，我依然很感兴趣。但我必须非常谨慎，我相信你理解这一点。詹姆斯，你到底为谁而买？某个政治竞选人？某个国家政府？美国中央情报局？”

“杰森，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你。我们已经谈了几个月了，我答应了你开出的所有条件，并同意在这和你交易。你还想不想把那东西卖给我？”

惠斯勒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白信封，递给杰森。杰森撕开信封，里面是张银行支票，上面的提取额度是五千万美元。

“稍等。”杰森满意地收起支票，走进内室。几分钟后，他快步走了出来，手上多了张黑色卡片，乍看上去那东西有些像手机，但它显然比手机更加轻薄——这就是惠斯勒今天要来交易的数据存储卡，它原本属于“公司”。

“詹姆斯，让我给你些无偿的建议，拿着这东西，你得异常谨慎。‘公司’会不惜一切代价来

夺回它！”杰森志得意满地抿了口威士忌，虽然他知道这块数据卡的价值远超过支票上的那五千万美元，但同时它也是个烫手的山芋，能够在短短半年内找到买家并交易出去，总算卸掉了心头的重负。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令他始料未及。

“这难道还要你告诉吗？”

砰——

话音未落，惠斯勒闪电般拔出枪，干掉了杰森身后的保镖。杰森愕然地看着突发的这一幕，刚要跳向一旁，惠斯勒毫不犹豫地冲他连射两枪。几秒钟内，出货方便一命呜呼，惨遭灭口。

按计划得手后，惠斯勒冷静地走出包厢。装模作样地兜了一圈后，他来到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那是酒店的一个杂物间，几天前，他和格雷琴来酒店踩点时便看中了这个偏僻的地方。

餐厅里，格雷琴远远地看到惠斯勒走出房间，显然已经得手，但他很快在绰绰人影中不见了踪影。

“该死的！你还在磨蹭什么？”格雷琴急忙拨通了他的手机。

“我要把枪藏好！”

“把枪带在身上，快出……”

没等对方说完，惠斯勒便挂断了电话。他从杂物间天花板的隔层中悄悄摸出一个黑盒子，里面竟然是一张与方才交易到的一模一样的数据存储器卡。而这个黑盒子也不简单，它整个儿就是一台数据编辑器。

惠斯勒插上两块卡片，开始从母卡向另一张新卡拷贝数据。

正当他焦急地注视着读卡器上的复制进程时，身后冷不防地响起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

“格雷琴在哪儿？”

惠斯勒转过身，发现竟然是迈克尔·斯科菲尔德，而黑洞洞的枪口正对准了他。

惠斯勒赶紧将刚刚复制完毕的卡片拔出来，握在手心里，偷偷藏在身后。

原来，十五分钟前，迈克尔从他的住地发现了格雷琴、惠斯勒和马洪三人的身影。

根据在巴拿马找到的那只惠斯勒公文箱里的文件，迈克尔确定今天这三人必会出现在罗斯福酒店，与某些人进行一桩交易。

迈克尔嗅到了阴谋的味道，他伪装成酒店服务生的模样潜入餐会现场，随身还带了把枪。不管惠斯勒他们在酝酿什么，迈克尔现在只想找他们索回一件东西——那就是要了格雷琴的命——他要为萨拉报仇雪恨！

“迈克尔，你不明白整件事……”

“给格雷琴电话，让她马上来这儿！”急于复仇的迈克尔此时满腔怒火。

“你得相信我，我不是你的敌人，迈克尔。”惠斯勒试图稳住显然怒气冲天的迈克尔。

此刻，等了好一会儿却始终不见惠斯勒踪影的格雷琴也开始四处寻找他。

很快，她听到了从杂物间里传出的惠斯勒的声音。

“詹姆斯，我们得快离开！”

格雷琴急匆匆地走了进去，她万万没有料到，迈克尔竟然也在这里。

见到仇人，压抑了一个多月的情感波涛令迈克尔握枪的手不禁微微颤抖。

“你知道吗？假如现在萨拉还活着，她一定会劝我别杀你……”他举枪对准眼前蛇蝎般心肠的女人格雷琴，“她就是这样的人，而你却把她从我身边夺走了！”

“詹姆斯，你难道没告诉他吗？”格雷琴愣了一下，突然转头望向惠斯勒。

“他刚刚才进来,我还没来得及……”

“闭嘴!”迈克尔呵斥道,语气宛如被激怒的雄狮,“格雷琴,看着我,这是为了萨拉!”

咬牙切齿的迈克尔露出了决然的表情,他举枪对准了格雷琴的前额。

“我没杀萨拉!”格雷琴突然说道,人在性命攸关时或许总会说些出人意料的话。

“我就知道你这样的人是不会坦然承认的!”迈克尔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个女人会说出这番话,他不禁冷笑。

“我发誓,她还活着!”格雷琴毫不慌张,语气反而咄咄逼人。

“不要侮辱我,更别侮辱萨拉!”迈克尔根本不相信她的话,他知道眼前的这个女人狡猾透顶,但他没想到她临死前还这么无耻。

“她逃走了!如果让你知道这件事的真相,我们当时就没筹码了。所以,我设法编造了整件事来迷惑你!”格雷琴的理由更加充分。

“但我哥哥看到了……”

“纸箱里确实有颗人头,但那是另一个女人的!问问林肯,他那天究竟看到的是谁?”

“她说的是事实,迈克尔,你要相信她!”惠斯勒突然发话予以证实。

“别对我撒谎!别……”

“我没撒谎,林肯上当了!你也上当了!骗局成功了!”

格雷琴言之凿凿,再加上惠斯勒的证实,迈克尔不禁内心波动,迟疑起来。假如这是一个谎言,迈克尔倒希望它是真的……

“那么,她在哪儿?”

“等我们出去后,我才会告诉你!”格雷琴转头示意惠斯勒尽快离开,因为很快就会有人发现刚才包厢内的尸体。

一旁,紧盯着迈克尔的惠斯勒见他有些走神儿,赶紧借机拔出了手枪。不过,迈克尔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两个人顿时陷入对峙。

“把枪给我!”

“她在撒谎!”

“你确定吗?如果你扣动扳机,你就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

“杀了他!詹姆斯!”格雷琴一副亡命之徒的模样,她也有些不冷静。

“你闭嘴!”惠斯勒喝道。

“她在哪儿?萨拉究竟在哪儿?”愤怒的雄狮吼出了声。

“迈克尔,如果你不把枪给我,我真的会一枪打爆你的头!”只有惠斯勒依旧保持着沉稳。

迈克尔犹豫地看了看惠斯勒,又看了看格雷琴,究竟她的话是真还是假?迈克尔希望是真的,但又害怕谎言,否则今天放走他们,将很难有下次复仇的机会……

此时,酒店内忽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

现在已容不得迈克尔再迟疑,他率先放下了手枪。

“我们走!他们发现了!”格雷琴急忙跨出杂物间。

惠斯勒紧随其后,临走时,他顺手拿起了桌上的一份报纸。

此时此刻,罗斯福酒店内的人们脚步一片慌乱。几分钟前,酒店保安在一间包厢内发现了两具尸体,接到报警的警方第一时间赶到了案发现场。

惠斯勒与格雷琴混迹在人群中向外疏散,路过餐厅时,惠斯勒将方才的报纸悄悄放在花坛中。

几秒钟后，方才那个神秘的白发男人来到花坛前，趁无人注意，他迅速拿起报纸，翻开一看，里面赫然是一张黑色的数据卡，他立刻将它塞进上衣口袋，随着混乱不堪的人群一起撤离了酒店……

7月14日，上午8点15分，莫哈韦沙漠腹地，加利福尼亚州

格雷琴风尘仆仆地驱车来到加州郊外，她本以为会在城内某处得到“公司”的嘉奖，不料，组织安排她到荒僻的沙漠会面，一种不祥的预感如恶意的诅咒般困扰着她。

这一切都是“公司”的最高领导者——“便笺人”——乔纳森·克朗兹将军安排的。

今天，格雷琴还特地为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甚至在有限的时间内，特意去做了一款最新式的发型，以期得到将军某种大功告成后的特殊眷顾——然而，事与愿违。

“你知道一项完美的行动和一项失败的行动之间的区别吗？”

“长官？”

“取决于团队的领导力。1944年，盟军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来策划诺曼底登陆，但在登陆那天，只有一小股滩头部队决定着整个世界的命运！格雷琴，我想告诉你的是，即便是最完美的计划，也需要合适的人去执行才会成功！”

“将军，我们拿到了数据卡，有什么问题吗？”

面对将军劈头盖脸的训话，从下车起就忐忑不安的格雷琴更显紧张。将军明显在斥责她指挥不力。

“我们什么都没拿到，这是赝品，外表几乎一模一样，但它却是个赝品！”

“这不可能，我当时明明看到……”

“你知道夺回那张卡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将军愤怒地打断了她，格雷琴，你知道，它可能是一个让我们的组织产生灾难性后果的巨大隐患！”

格雷琴震惊地听完将军的话，脑海里飞速旋转着行动当天的全过程。终于，她想到了一个不对劲儿的地方。

“将军，我唯一想到的是，惠斯勒拿到卡后有一小段时间是个盲点，他可能在这段时间里复制了一份赝品，而自己却保留了原件。”

“你雇佣了他，你对他委以重任，你坚持把他从巴拿马的索纳监狱里弄出来！”

“可当时我们别无选择，惠斯勒已经和目标联系上了，救他从监狱里出来是唯一的选择，长官！”格雷琴试图争辩，但将军的一句话却将她打入冷宫。

“难道你也想从整桩交易中获得什么好处，是不是这样？”

久经沧桑的老人总比后生们多一个心眼，处在克朗兹将军这样的位置，他不得不拓宽视野，怀疑一切，不断自我否定，又不断重塑“公司”的方向。

话罢，将军扭头就走，失宠的格雷琴倍加惶恐不安。

“我向你发誓！将军，我会补救的，你训练了我……”

“显然，训练得还不够好……”将军头也没回地说了一句。

此时，一个身材魁梧、戴着墨镜的男人从将军车内下来，他浑身黝黑，面无表情，如同一头古怪而又冷酷的黑熊。

眼前的人是一个秘密组织专门负责清洗任务的杀手，她见过他，早在伊拉克战争时期。

“求你！别……我在迪拜有个账户，里面存有‘铜斑蛇’行动中剩余的赌金，全归你了，怎么样？”感到厄运临头的格雷琴使出浑身解数，但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她已经没有退

路了……

7月14日,上午8点30分,巴拿马城,巴拿马

花园餐厅里,林肯·巴罗斯与索菲亚、儿子 LJ 悠闲地喝着早茶。

一个多月前,林肯与从索纳监狱成功越狱的弟弟迈克尔短暂团聚后,兄弟俩便分道扬镳。

林肯带着他的儿子 LJ 选择留在了巴拿马,因为在这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他还找到了未来的另一半——索菲亚·卢戈。这个原本是詹姆斯·惠斯勒未婚妻的拉丁女子,在拯救男友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到对方的复杂身份,他甚至还与一个莫名女子关系暧昧,于是她毅然选择与前男友分手。林肯的出现以及他身上拥有的草莽气息与这位拉丁美人的无拘热情却因一番误会式的邂逅,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他们相爱了。

至于迈克尔,临走时,林肯并不清楚他究竟会去哪儿,他唯一确定的是迈克尔将为他念念不忘的女子踏上了复仇的征程。

这时,林肯的手机上突然跳出了迈克尔的名字,他连忙接起。

“你在哪儿,迈克尔?你还好吗?”

“我在‘天使之城’^①,我很安全。”

“谢天谢地!”一直担心弟弟安危的林肯终于长舒一口气,兄弟俩匆匆寒暄了几句后,便进入正题。

“几天前,索纳监狱被夷为平地了,囚犯们发生暴动并纵火烧了那儿,报纸上曾经张贴出了失踪囚犯的名单,苏克雷、贝里克和‘茶包’也在其中。”林肯首先告诉迈克尔一个听上去不好不坏的消息。

“苏克雷?”迈克尔心生诧异,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苏克雷一个月前曾为营救他而被狱警抓获并投入索纳的事。现在,他只能为那位好兄弟默默祈祷,祈祷他能逃离那座该死的人间地狱,仍然好好地活着。

“听着,林肯,我找到惠斯勒和格雷琴了,她说……萨拉还活着……”这是迈克尔打此番电话的真正原因,假如萨拉真的死了,那么只有格雷琴和林肯亲眼见过。

“我不明白,迈克尔?”

“我要你告诉我,那一次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迈克尔,萨拉已经死了……”一瞬间,林肯的脑中闪过一幅可怖的画面,那个黑漆漆的夜里,萨拉鲜血淋漓的头颅就放在一个纸箱里,悲惨而又令人作呕的情景曾经无数次出现在林肯的梦里,令他痛苦不已。

“你说过当时是在一个幽暗的车库角落里发现的,对吗?”

“对,光线很暗……但如果你想问我有没有拿起头,确定那是不是萨拉……不,迈克尔,我没有……”

“LJ 说,他也只是从格雷琴那儿听说他们杀了萨拉,对吗?”迈克尔继续问道。他记得 LJ 与萨拉一起被格雷琴秘密绑架时,他被蒙住了双眼。

“迈克尔,你还是回来吧,拜托……我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林肯实在不愿回想过去那些太过惨痛的时刻,他相信时间总会让生活翻开新的一页,他试图劝说迈克尔放下心结,回到亲人身边,一起过平静的日子。可是,迈克尔和他不同,再怎么劝

① 天使之城(Los Angeles),洛杉矶市的西班牙语音译。

说都是枉然,生活的基石早已在迈克尔的心中崩塌,他陷得太深了,他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答案,找到人生的出口。

“替我向索菲亚问好,告诉 LJ,叔叔爱他。”一阵偏头疼突然袭来,令迈克尔不愿再听下去。

“迈克尔,别这样,求你了,别……”

然而,电话另一头只剩下忙音。

7月14日,上午9点12分,洛杉矶市,加利福尼亚州

洛杉矶图书馆开馆后一直冷冷清清的,没几个人影儿。迈克尔来到公共电脑前,聚精会神地搜寻着他所需要的资料。

从林肯那儿了解了萨拉“死亡”时的情况后,迈克尔多少开始相信昨晚在罗斯福酒店里,格雷琴告诉他的那番话,萨拉可能真的没有死……那么,她现在又会在哪儿呢?难道是格雷琴放了她?不像!难道说萨拉自己逃走了?她会不会依然流落在巴拿马?

尽管心中有太多的疑问,但自从昨晚放走了格雷琴与惠斯勒后,迈克尔一个多月来追踪的线索也完全断掉了。

他忽然想起今早从林肯处得到的有关苏克雷的消息。于是,他若有所思地点开了一个名叫“金翅雀”的网站,这是一个关于保护欧洲稀有鸟类金翅雀的主题网站,除了鸟类科普内容介绍外,它的唯一功能便是留言板系统。

今年五月,为了从“狐狸河”营救林肯,迈克尔早在计划越狱时便注册并制作了这个访问量不高的冷门网站。后来,在犹他州寻找“D. B. 库珀的宝藏”时,他将网址告诉了值得信赖的昔日室友苏克雷,以便在逃亡中彼此联系。没准儿苏克雷从索纳逃出来后,已经在网站上给他留言了。

一打开网站,迈克尔果然看到了一条最新留言:

MS: 我有萨拉的消息

星期二,上午十一点,圣莫尼卡码头的摩天轮后面见

留言人: 3.5Nando

令人意外的是,留言人并不是苏克雷的账户,而那标题与内容更令迈克尔感到震惊。很快,他猜到了留言人是谁,只有曾经追捕过他的“猎人”才知道这个网站的真实用途。

一个半小时后,洛杉矶市圣莫尼卡码头。

巨大的摩天轮前,一个戴着墨镜和渔夫帽的男人远远地瞧见了迈克尔的身影。

“迈克尔,别紧张,只有我一个人。很高兴你能来!”马洪走上前,低声说道,正是他在“金翅雀”上给迈克尔留了言。

“亚历山大,你最好的朋友在哪儿呢?”昨天,在罗斯福酒店外,迈克尔清楚地记得马洪一副司机打扮,为惠斯勒与格雷琴在外望风接应。

“惠斯勒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其实正在联手对付‘公司’!”

“哦?是吗?那格雷琴呢?也想与你们联手扳倒‘公司’?”

“我们只是利用她来实施计划,”马洪见迈克尔完全是一副不信任的表情,进一步解释道,“听着,假如惠斯勒是‘公司’的人,昨天见面的时候,他就会把你崩掉!”

“你到底有没有萨拉的消息？”迈克尔显得有些不耐烦，他只想知道萨拉是死是活。

码头上前来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马洪建议迈克尔随他到一处相对僻静的地方说话。

“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马上！或者打电话给格雷琴，让她说清楚萨拉的事！”

迈克尔早就领教过马洪的诡计多端，他实在没心思再多绕弯子了。

“格雷琴死了，她不再露面，和我谈谈吧，拜托，迈克尔。”马洪低声说道，语气恳切。

迈克尔不免有些惊讶，短短一天工夫，格雷琴竟然离奇地死了？

两人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马洪一五一十地将他从索纳逃出来后与惠斯勒之间达成的某个协议告诉了迈克尔。

原来，从索纳监狱逃出前，马洪曾与惠斯勒深谈过一次。那一次，惠斯勒将自己心中沉寂多年的秘密向他和盘托出。在为“公司”服役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惠斯勒逐渐厌倦了不安、动荡与双手沾满血淋淋罪恶的生活，为此，他决定脱离组织，以“鼯鼠”的身份为政府提供扳倒“公司”的情报，从而逃脱组织的掌控，重获自由与新生。实际上，惠斯勒甚至早就通过一名叛逃的前“公司”成员联系上了美国国土安全部……至于为何拉拢马洪入伙，不仅仅因为马洪曾为“公司”做事，以及他曾是 FBI 探员的特殊身份，惠斯勒事先做过一番调查，以确定马洪是否值得信赖，最终，他了解到马洪曾经为了前妻与儿子试图叛逃组织，和惠斯勒一样，马洪同样渴望“自由”。于是，两个因“公司”而沦落天涯的男人决定联手，并一直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现在，他们对迈克尔也有同样的期待，因为他也有着相似的命运。

“惠斯勒和我去罗斯福酒店为的是拿一张数据卡，那张卡实际上是一份‘公司’的档案，存有组织成员名单、所有的秘密行动、计划以及其他机密。根据可靠情报，‘公司’高层将它命名为‘锡拉’，现在，惠斯勒拿到了它。”

“亚历山大，跟我谈谈萨拉的事，我只关心这个。”

迈克尔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而马洪却依旧苦口婆心。

“我理解你，我也想回家跟妻儿团聚，但只要‘他们’——‘公司’还在追杀我们，我们就永无宁日！”

“你根本就没有萨拉的消息，是不是？”一切似乎都远远背离了今天的主题，迈克尔完全没有心情听下去。

“惠斯勒有，他告诉我他知道实情，他也想告诉你。不过，需要你以用某种方式和他交换！”

“什么？他到底想从我这得到什么？”

“同你见面，他会亲自告诉你一切，迈克尔。”

迈克尔犹豫了一下，但一想到萨拉可能依然活在这个世上，他决定立刻赴约。

很快，马洪将惠斯勒约了出来，三个人约在一个无人的街角巷子里碰了面。

“昨晚的事我很抱歉，如果当时有更多时间的话，我会向你解释清楚的。”惠斯勒首先说道。

“你找我，究竟想做什么？”

“亚历山大告诉你‘锡拉’的事情了？”

迈克尔随即点了点头。

“我还差一步便能读取卡里面的数据，要完成最后一步，必须闯入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

“所以，你需要我来帮你？”

“对，我的书，那本丢在索纳监狱的《鸟类指南》，里面有帮我们潜入那个能解读‘锡拉’的地方的办法。但即使没有它，我相信我们也能做到，前提是你得帮我们！”在索纳监狱的那段日子

里，惠斯勒已经充分领教了迈克尔的聪明才智，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帮手。

“萨拉在哪儿？”迈克尔必须首先确定萨拉的下落。

惠斯勒顿了顿，认真地看着迈克尔，“我唯一能确定的是，一周前，我得到消息，萨拉在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市买了张长途巴士票。”

“开往哪里？”顷刻间，迈克尔黯淡的心房忽然迎来了灿烂的阳光，希望与爱的力量迅速传遍周身，令他激动。

“芝加哥。”惠斯勒继续道，“迈克尔，即使萨拉在芝加哥，她也不安全，我们都不安全！‘公司’知道‘锡拉’落入我们的手中，这就是格雷琴没再出现的原因，她已经被‘公司’灭口了。所以，‘公司’也会对我们……”

“我想，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迈克尔打断了他的话，从一开始，迈克尔就不打算掺和进惠斯勒与马洪联手搞的这件事，不管他们是否出于真心想搞垮那个神秘的“公司”。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后，迈克尔现在只想尽快找到萨拉，然后和她、林肯、LJ一起开始全新的生活。

“迈克尔，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将‘锡拉’交给那些想搞垮‘公司’的人，我不想再逃亡了……到那时，我们都不必再逃了！”惠斯勒无比恳切地望着迈克尔，希望得到一个满意的回答。

然而，迈克尔丝毫不为所动，他心意已决。

“之前的一个月，我一直沉浸在失去萨拉的痛苦和自责中，假如她死了，她是因我而死的。现在，如果她还活着，还在芝加哥，我一定要去找她，我现在只关心这件事！”

“只要一周就能搞定，迈克尔，求你了……”马洪在一旁苦苦劝道。

“也许不用一周，至少让我给你看一下‘锡拉’……”惠斯勒的话还没说完，只听“砰”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呼啸着划过三个人的耳际，只见惠斯勒脑袋一歪，重重地摔向地面。迈克尔与马洪不约而同地蹲下身，寻找四周的掩体躲避子弹。

一颗子弹直接击中了惠斯勒的后脑门，红色的鲜血与白色的脑浆流了一地。

受惊的迈克尔与马洪四下张望，却不见杀手的踪影，一定是“公司”的人来了，两个人慌张地向后面的巷子跑去，各自逃生。

不一会儿，一名戴着墨镜，握着手枪的高个儿黑人走了过来，他在惠斯勒的尸体上一番摸索，找到了藏在他身上的数据卡。随后，黑熊般的杀手轻轻将它塞进上衣口袋，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扬长而去。

7月14日，下午13点26分，洛杉矶市，加利福尼亚州

房车内，一个神秘的白发男人正在聆听另一名光头长者的指派，而在这名长者身旁，赫然坐着一名黑人，他就是刚刚击毙惠斯勒后返回的“公司”杀手。

“如你所见，你将参与这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我明白，将军。”光头长者将一张黑色的数据卡递给对座的白发男人。与黑人杀手不同，他看上去是个颇有身份的重要人物。

“现在，你将负责保管‘锡拉’了。之后，我还会单独和你谈谈那笔生意。”

听完将军的话，白发男人离开了轿车。

接下来，老谋深算的将军瞪着黑人杀手，下达了另一项最新指令。

“是时候彻底收拾残局了！所有与詹姆斯·惠斯勒接触过的人，迈克尔·斯科菲尔德、亚历山大·马洪、林肯·巴罗斯……”

“巴罗斯还在巴拿马。”黑人杀手小心地提醒了一句。

“都干掉!”将军丝毫不为所动,冷冷地吩咐道。

7月16日,上午9点20分,芝加哥市,伊利诺伊州

迈克尔目击了惠斯勒被射杀事件后的当天就离开了洛杉矶,他追循着惠斯勒最后留下的消息,连夜回到芝加哥,寻找心爱的女人的下落。

公用电话亭前,迈克尔通过查询找到了现为本市议员的布鲁斯·班尼特办公室的电话。

假如惠斯勒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萨拉返回这座城市后,一定会首先投靠这个人——班尼特议员曾经是萨拉的父亲,被“公司”杀害的伊利诺伊州前州长弗兰克·邓克莱蒂的至交与高级助手。

不出所料,班尼特在接到迈克尔的电话后,并未挂断,不过,他欲言又止,似在担心电话遭人窃听。他曾有过一次深刻的教训,那一次,一个他自小看着长大的女孩儿差点儿误会他害了她和她的父亲。

班尼特换了部电话,小声说道:“半小时后,到德雷克酒店门口见我。”

“你就是迈克尔·斯科菲尔德?”两名警察突然出现在迈克尔的身后,他们早已经盯上了他。

“是的,我是。”这次可没机会逃了,迈克尔无奈地承认了身份。

“把手放到头后面!”警察亮出了手铐。

电话另一头,头发花白的老班尼特听到了一切,他默默地放下了电话听筒。

7月16日,上午10点05分,芝加哥市,伊利诺伊州

迈克尔被两名警察押送到了芝加哥警局总部。他被马上提讯,不过,提审的他人并非警方,而是另有其人。

“迈克尔·斯科菲尔德,我是国土安全部的特工唐纳德·塞尔夫,詹姆斯·惠斯勒被枪杀的时候,你在场吗?”说话的人走上前,重重地将一堆文件资料摔在桌上。

问话的人是一个鬚发的白人男子,身材高大,体格魁梧。他眯起一对目光犀利的小眼睛,咄咄逼人地望着迈克尔。

“不是我干的!”

“我知道不是你干的,他曾是一位为‘公司’工作了十年的老雇员,‘公司’派他追寻遗失的‘锡拉’的下落……你知道‘锡拉’是什么吗?”

“‘公司’的黑名单手册。”迈克尔想起了马洪曾经告诉过他的话。

“没错,他本该拷套备份交给我!”塞尔夫似乎话中有话。

为了那张“锡拉”,不仅有人丢了性命,如今连政府安全部门的高管都牵涉其中。

“你想要我做什么?”迈克尔隐隐感觉事态重大。

“你将被判以重刑!你应该清楚,你无法摆脱与这件事的关系!”特工塞尔夫毫不客气地说道。的确,以迈克尔越狱逃亡的案情来判,他起码要蹲十五年以上的大牢。

“除非用什么交换?”

“‘锡拉’!”

至此,迈克尔终于明白了对方的真正企图——和惠斯勒一样,政府的人也想要“锡拉”。

“那好……萨拉·邓克莱蒂最后曾出现在巴拿马,如果你能帮我找到她,也许我们可以达成交易。”迈克尔也开出了他的条件。

塞尔夫知道迈克尔说的是谁,有关迈克尔越狱营救他兄长的案件档案他早已熟记于心,至

于那个女医生,他也非常清楚,萨拉就是前州长唯一的宝贝女儿。

“抱歉,她的事不归我管,我只负责‘锡拉’。”塞尔夫摇摇头。

“那你自己去找吧!美国政府可比要被判重刑的人有手段得多!”迈克尔摆出一副不合作的态度,他现在只关心萨拉的下落。

“迈克尔,如果要找萨拉,我必须报上去,并需要大约二十个不同部门的负责人签字才行。你是不是想和我打个赌,他们之中有一个或许是‘公司’安插的人?”

塞尔夫的话不无道理,“公司”的代理人与眼线遍布这个国家的各个部门,当初,甚至连卡罗琳·雷诺兹副总统这样位高权重的人都能收买,并安排问鼎总统宝座,又何况搞定几个国土安全部的小特工?

“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通过编外人员秘密行事……”

“听起来很复杂,交易告吹!”

塞尔夫的话听起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谨慎的迈克尔考虑再三,毅然说不。

“我提供给你的可是一个免除你十五年牢狱之灾的机会,更别说你哥哥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林肯怎么了?他不是好好地巴拿马?迈克尔心中一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就在昨天,‘公司’想把你哥哥在巴拿马弄死,他反抗了,还好没事,被那边关了起来……放心,我们已经和巴拿马当局达成协议,将他遣返美国服刑。现在,他已经平安抵达美国,就关在芝加哥,你难道想再次见到你哥哥被关进监狱吗?”

原来,就在惠斯勒被谋杀致死的当天,林肯本与 LJ 和索菲亚在市场购物,突然,一名陌生的彪形大汉挡在了林肯面前,手里不怀好意地握着一把枪。反应迅速的林肯将他扑倒,一番你死我活的搏斗后,那个黑人杀手被林肯制服并杀死,与此同时,林肯也被随后赶到的巴拿马警方当场逮捕。

仅仅两天工夫,“公司”便已经制裁了格雷琴与惠斯勒,即使林肯再度被关进监狱,也不会安全,反而被他们锁定了活动范围,更易下手,“狐狸河”与“索纳”的经历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眼下,迈克尔不禁进退两难。

“你能认出这笔迹吗?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一直在追查这件事……”塞尔夫突然从桌上的文件档案里抽出一张纸,泛黄的白纸上醒目地写着“锡拉”这个词——那是父亲的笔迹!

“你相信命运吗,迈克尔?”

或许,这就是我和林肯的命运吧。一阵令人烦躁的疼痛骤然蹿入迈克尔的脑际,搅动起来,令他最终松了口,“起码,让我跟我哥谈一谈……”

几个小时后,在塞尔夫的安排下,刚从巴拿马遣返的林肯很快被移送至芝加哥警局。

塞尔夫希望通过上午的一番心理攻势以及林肯的到来,说服迈克尔与他的兄长加入他的行动——一个精心酝酿多年、旨在捣毁威胁美利坚民主政体的秘密结社组织“公司”的绝密行动。

“政府里只有极个别的人知道这项计划,否则大家都会处于危险之中,包括我。”

“把‘公司’搞垮,听起来不像是两个人就能搞定的工作。”林肯反驳道。

与迈克尔见面后,兄弟二人总算松了口气。但即便见到了早年父亲为捣毁“公司”而工作的档案,他们对政府的人仍不敢轻信,因为他们曾经为此吃尽了苦头。

听了林肯的话,塞尔夫当即表示会找几个帮手来协助他们。

“你不是说,为了安全,不能相信任何人吗?”